

割禾

■ 华洪月

金秋时节,稻香四溢。田野里一片片金黄的稻浪映入眼帘,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收获的喜悦在人们的脸上荡漾。当我听到“隆隆”的收割机声时,我的思绪便飘回到了儿时割禾的情景。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当稻谷熟了,学校就会放一周农忙假,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老人一齐出动,忙碌地收割着沉甸甸的稻谷。

天刚蒙蒙亮,就能听到从田野里传来了打禾机“隆隆”的轰鸣声。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来不敢睡懒觉,一听到响声就快速起床,吃完早餐便跟着大人们带上水和午饭就往田野里走。此时,田野里奏响了一首盛大的收割交响曲。

爸爸妈妈扛着打禾机先放到田埂上,再挥舞着镰刀收割成熟的稻穗,空出一大块地方放打禾机,然后拿起一束束稻穗,踩着打禾机脱谷子。顿时,那沁人心脾的稻香便弥漫开来。

奶奶、姐姐和我三人负责割稻穗。奶奶拿起镰刀,弯下腰,开始了她的劳作。她每一刀下去的动作都是沉稳而有力,熟练地割下粒粒饱满的稻穗。刚开始时,我还不太会割,就像狗咬乌龟一样,无处下牙。奶奶走过来给我示范,左手拿着稻子,右手拿着镰刀往稻头一拉。随着镰刀的起落,“唰唰”声此起彼伏,一束束的

稻穗就整齐地摆放到田里了。我学着奶奶的样子,动作有些笨拙,不是割得太短,就是割得太长。奶奶总是耐心地指导我,还不断地鼓励我。

在奶奶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割稻穗,兴奋得浑身是劲。于是,我和姐姐比赛谁割得快。在烈日下奋力抢割,你追我赶,谁也不言辛苦。奶奶擦着满脸汗水笑得合不拢嘴,用力踩着打禾机的爸爸妈妈给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引吭高歌的打禾机也好像在为我们喝彩。

中午时分,虽然是秋天,但是太阳仍旧像一个大火球。爸爸将一些稻秆扎起来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遮阳棚。我们累了,可以到那里休息一会儿,喝几口水或吃点东西。微风轻轻地拂过,稻秆散发着清新的草香味,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最高兴的就是听到小贩在叫卖甘蔗的吆喝声。为了犒劳我们,爸爸不会吝啬。他从裤袋里拿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让我去买甘蔗。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拿着钱飞快地跑去买甘蔗。甘蔗的甜,能够治愈太阳底下的一切疲惫。

午后,我们终于割完了稻穗,心里乐开了花,脸上笑得像蜜一样甜。打禾机的桶里盛满了黄澄澄的谷子,妈妈用畚箕撮到箩筐或袋子里。那双粗糙的手,抚摸着粒粒饱满的稻谷,眼中满是欣慰。

我们真正体验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虽然割禾很辛苦,但是我们一家人坚持不懈地劳作。直到把那堆高高的稻秆扎成一捆捆草垛,它们就像一个卫士一样站在刚刚收割完的田里。再把田里的稻谷搬回到了晒谷场上。稻谷在晒谷场上被均匀地铺开,宛如一片片巨大的金色地毯,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

我们在割稻穗时,偶尔还会有意外的收获。捉几个禾虾,或逮一些蚱蜢,都会让我们惊喜万分。我们把禾虾带回家煮熟吃,真是人间难得的美味。那些蚱蜢还可以让家里劳苦功高的老母鸡,美美地饱餐一顿。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再也不用去割禾了。可是每年的丰收时节,我都会带着孩子到田野里看一看稻浪翻滚,闻一闻稻谷的香味。回忆童年的快乐,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劳动的艰辛和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

如今,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野里来回地穿梭着,轻而易举地把稻谷“吃入腹中”。农人们不用下田,只需拿着袋子在田边装稻谷,用机动车把稻谷轻轻松松地运回家。这些先进的现代化农业机械,为农业大显身手,助力乡村振兴,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夜深人静的理想

■ 梁占庭

夜深人静,丑时将至,抛却白昼的忙碌,咀嚼习惯性的失眠,也灯一份静谧安然陪伴。不知窗外灯光璀璨下,有多少人与周公寒暄,又有多少人享受孤独,抑或为凡事所扰而辗转?秋高气爽的季节,卷着台风带来的雨水,让南方的秋老虎蛰伏在林荫下,多了点沉静少了些聒噪。

话回当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我们无奈内卷,但也总会“亚历山大”负重前行。如影随形的压力,总像如刀割痒痒躁躁与不安。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明明自己的内心还渴望做个孩子,但又用貌似镇静的微笑伪装坚强。有谁是容易的吗?90后一代在到处叫难中异军突起,开始在社会扮演重要角色;00后一代躺在父母辈的余荫下随性自得,只要自己开心哪顾得了老板的忧愁和父母催婚生子的窘迫;80后,被称为曾经消失的一代的我们,正在“容易”和“不容易”中切换,一边感叹时光易老,一边吐槽时

运不济,曾经那帮飞奔出校园的菁英学子们,不再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少年郎,已然成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而立大叔,携老扶幼,尝遍了心灵鸡汤的咸淡,便颇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坦然,用宿命论裹挟着阖家团聚的快乐时光,在油盐酱醋茶和锅碗瓢盆的协奏曲中,抒写安稳处世的乐章。

曾几何时,我们谁还不是个“有志诚可励,及时宜自强”的好儿郎,曾吆喝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抱负,怀揣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胆气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终究在四季更替里,轮回在了前世德行累积的影子里,正巧映衬了那句“花开花落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的恬淡。

浏览一下抖音和头条,国外的动荡与战火,小男孩惊恐的眼神、残破的建筑,深深印刻在脑

中。身外华夏,国泰民安,我们是幸福的。窗外通明的路灯,偶有驶过的小车,享受着难以入睡的孤独,和自己聊聊天,把思绪付诸键盘,用文字缝补着一路而来的奔跑与跌宕,这是我一个夜深人静的理想。

曾经,理想是激情四射的青春,是憧憬初开的懵懂,也是用脚丈量世界的寂静。理想是一朵信念点燃的火焰,成功的喜悦、刻骨的情感、失落的酸楚、感动的泪水,都燃烧在火里,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上的路灯,明暗自知。回头相望,能想起的都是微笑,陡然想起了外婆的那句“生活总是有难处的,坑坑洼洼不打算,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光亮地活啊!”是啊,光亮地活着,带着理想的灯,去繁从简,向善而行。

在日月穿梭中找到自己,分享每天的阳光,带着过去的成长,携手现在的平淡,成就未来的光亮,做自己的主角,达成我们自己的理想。

记忆中的那个人(组诗)

■ 庄家银

秋
风在放牧着
一轮月亮

乡愁

一头不眠的老牛
在把月光
反刍

中年

那一根白发
如浮标

被一口
咬沉

远方

一只蚂蚁
留给另一只蚂蚁的
背影

活着

日子的锡条
在把散落的骨头
焊紧

沉香

那些陈年的痛
慢慢温热
飘出了
弥久的香

皱纹

那一条最深的
为自己
铺好了
归去的路

伤疤

一面鼓

总在午夜时分
咚咚作响
命运
那一盏飘逸的风筝
坠落地
就成了
一口坟墓

记忆中的那个人

这片深秋的湖
还漾漾着你
春天的笑声



蓝色的秋天

■ 汪文勋

北方的枫叶把秋天染红
而秋的金黄
是因为西北的胡杨
或是南边的稻浪
可是谁
却把这片湖及天,涂成了蓝

这湖是秋天的眼睛
可能饱含太多的深情
深沉着蓝的心事
或是长天的博阔
兑去了那薄薄的水衣
裸露出蓝的肌肤

那片蓝的湖追逐着一只白鸟
几条色彩斑斓的鱼掉进蓝天
秋风款款走来
带一支画笔
把岸边的笑声抹上蓝
画出了一个蓝味道的秋天

家乡的火龙果

■ 刘雪峰

“走!我们去摘火龙果啦!”趁着周末,我们一家人造访镇上的火龙果采摘园,与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邂逅。

小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我们打开车窗玻璃,丝丝缕缕的秋日晨风拂过脸颊,尽情地呼吸着带有泥土芬芳的新鲜空气。不远处一垄又一垄绿色的波浪,隐隐约约可见一团团紫红色的火龙果,果农、游客正在忙着采摘,欢声笑语萦绕着整个小山村,俨然一幅新时代最美的乡村图。

园主财叔在窄细的机耕路上骑着嘉陵摩托车来到村口等我们,只见他脸庞黝黑而又略显沧桑,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穿一套海军的迷彩服,脚穿一双老旧的解放鞋,老远他就快步走过来,领着我们走进火龙果采摘园。顿时,我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放眼望去,一片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火龙果树,一株株,一排排,一行行,排列得整整齐齐。支架上攀爬着翠绿粗壮的火龙果树,枝头上有的结满垂垂燃烧的火龙果,如璀璨的红宝石,散发着诱人的光

芒,有的枝茎上点缀着一朵朵淡黄色的花苞,美如朵朵白色睡莲,暗香涌动,有的还是青色的果实,在朝阳照耀下,泛起斑斓的金光,耀耀夺目。

我们漫步在果园中,一边欣赏着这些美丽的火龙果,一边听财叔热情洋溢的介绍。原来这一带是一片荒田,地处长处,早几年,家乡有了创业致富项目,因地制宜,便萌发了在家乡种植火龙果的想法。这个时候,财叔随手摘下一颗火龙果,切开递给我,我咬下一口,被锁在果肉里的汁水一股脑儿地冲进嘴里,紫红色的汁水从我的嘴角蔓延开来,感觉果肉丝丝的透出一丝丝清香,一股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而下,令每寸肌肤都感到一片清凉。嚼到一颗颗芝麻般大小的小黑“宝石”时,发出“吱吱”的响声,此时嘴里早已果香四溢。

谈话间,妻子和女儿忙着采摘火龙果。瞧,女儿踮起脚尖,挑着又大又红的火龙果,耳边不时传来女儿的惊叹:“哇!这个好红!那个长得好高!好吃,超级甜!”香甜可口的火龙果让女儿吃起来有些狼狽,玫红色的火龙果汁水蹭在脸颊

上,搞怪的模样惹得周围的人笑起来。财叔也乐呵呵地说:“这大片果园地处水库的库区,水体热容量大,能够有效地调节气温,因此,种植的有机火龙果不仅味道特别甜,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待到果实成熟期,就有各地客商前来抢购一空。”顿时,满足的笑容绽放在财叔脸上。

我看向一望无际的丰收果园,打心底佩服眼前这位新时代的“新农人”——财叔,自从种植了火龙果后,不但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种植火龙果,还帮助他们打开销路,让一颗颗火龙果成为果农们增收的“致富果”,真正带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助力乡村振兴。

当日薄西山,离开采摘园时,我回头望去,流动着金黄色镶边的晚霞映照在那一片红彤彤的火龙果,一行白鹭从天穹掠过,青山绿水掩映着红墙白瓦的村居升起一缕缕的炊烟,不禁思绪万千:这不正是家乡的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方土地上描摹出红红火火,安居乐业的图吗?

第三十七章

-2-

韩小倩刚刚离开,一阵低沉、每声间隔稍长的电话铃声响起。龙涛明一听见是国际长途,抓起听筒凑到耳边便主动问:“您好!请问——”不等他问完,电话那头传来一道语带急切的女中音:“您是龙涛明吗?”

龙涛明感到对方声音有些熟悉,但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是呀。请问——”对方听到他说“是”,顿然激动不已,喜极而泣:“龙哥,我是寒雪呀!我找你找得好苦呀,呜——呜——呜——”

龙涛明一下子怔住了。“寒雪”这个久违的名字让他如同掉进云里雾里,脑子突然懵成一团糨糊。沉默了一小会儿,回过神来的龙涛明才镇定再问:“原来是寒雪啊!你现在在哪儿呀?”

寒雪还是在电话那头止不住地哭:“呜——呜——我——我在美国,呜——呜——”

有多久没见过寒雪了?龙涛明清楚记得,1984年大学毕业时,寒雪只身前往美国留学,此后便杳无音讯。起初那两年,龙涛明曾多方打听过她的联系办法,结果如泥牛入海。七年来,寒雪的情况在学校的文学好友口中传来传去,有说寒雪到美国后,嫁给一名富豪,过起了相夫教子的阔太太生活,而她嫁的那位富豪被传是华人、欧美白人、中东人甚至是印度人的各种版本都有;也有说寒雪进了美国的世界顶端科技研究单位,已失去人身自由;还有说寒雪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遇到了校园枪击事件,不幸死亡了……不过都是道听途说,龙涛明并没有办法求证。

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寒雪竟如此突然地又出现了,不仅令龙涛明万分错愕,更使他心底冒出了无数个问号:“这七年,寒雪怎么走过来的?现在情况如何?为何要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

按捺住满肚子的疑问,龙涛明耐心听寒雪发泄似地哭过一轮,才试探地问出第一个问题:“寒雪,你现在怎么样?”寒雪抽噎两声,并不正面回答龙涛明的问题,扯着嗓子喊道:“龙哥,我想见你!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见到你!”

“你先别慌!”龙涛明柔声安抚后继续试探,“寒雪,你国内家里的情况呢,还好?”“我爸走了,我妈改嫁了,我没有家

了!呜——呜——呜——”寒雪答完,又在电话里哭起来。

她这一轮轮不明所以的哭,闹得龙涛明耐心耗尽,赶紧以问话打断:“那你有什么计划?”

听出龙涛明语气加重,寒雪才擦掉眼泪,擦干鼻涕,恢复正常声音认真回答:“龙哥呀,你是在美国这七年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我已买了回国的单程机票,见面后再向你细诉。”

算算日子,还有六天就到春节,节前工作安排得满满的。龙涛明便问寒雪:“你到江南市的具体时间能告诉我吗?”“我今天起飞,明天就到啦!龙哥,希望你到时候能手捧玫瑰迎接我!”寒雪话里带着暧昧,状似含情,说完还无端“哈哈”地自己大笑起来。敏锐察觉寒雪前后情绪变化太快,有种莫名的诡异——方才还一通呜呜大哭,没过几分钟就哈哈大笑了——“也许西方人都这样的吧。”龙涛明暗道。

待通话结束,放下电话的龙涛明,却觉得有块石头压在了心上。回想刚才的对话,寒雪似有与他再续旧情的意思。而记忆中的寒雪,是那种为达目的不顾一切更不计后果的个性,这让他有些担忧,不知再见到寒雪会发生什么。

同时,他不禁自问:“到时候如何面对寒雪这位初恋?又该怎样向韩小倩交代?”感到为难之际,他下意识拉开抽屉,屉中那只容量约3L的透明塑料瓶,已装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千纸鹤。他取出塑料瓶,把韩小倩今天给的千纸鹤装进瓶里,再将塑料瓶重新放回抽屉。

“我已同小倩这两情交融,万不能让别人影响了我俩!”这么想着,龙涛明决定坦荡告知韩小倩,寒雪即将来江南市找她这件事情,好让她有心理准备,避免误会。于是龙涛明立即拨通福利科房管办的座机,恰好是韩小倩接的电话:“小倩,你现在来一趟我办公室。”

“我刚从他那儿离开,这么快又叫我来了?”韩小倩边猜想着龙涛明因何事唤自己过去,边从房管办走进厂长办公室。刚踏

也红

◎ 小说连载 ⑤

■ 阿明

进门,龙涛明就请她坐下,还特地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同韩小倩面对面互望着,龙涛明真诚地徐徐说道:“小倩,我曾经同你说过,我大学时的初恋女友叫寒雪,你还记得吗?”听到龙涛明提起初恋女友,韩小倩表情错愕,但也只是微微点头,静候龙涛明的下文。

龙涛明接着说:“大学毕业后,寒雪去了美国,我们就断了联系。但就在刚才,我接到了她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竟说要在飞回来找我——”他话说到这里,韩小倩已经眉心紧皱。自是理解韩小倩乍然听到此事的心情,龙涛明连忙补充解释:“我那时同寒雪虽是恋爱,但手都没牵过。她走了之后,我便已把这段恋情画上了句号。”

韩小倩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随即问道:“她又回来找我,是想旧情复燃吗?”表面问的“她”,实际意欲探知的是龙涛明的态度。“从电话里,她好像是有这个意思。”龙涛明如实回答。

见韩小倩握着水杯的右手微微颤了一下,龙涛明马上表态:“小倩,不管她来也好,不来也罢,我向你保证,她永远都只是我的普通同学!”他的这句保证让韩小倩心头一热,两行热泪从圆溜溜的杏仁眼里流了出来。

凝望眼前默默落泪的恋人,龙涛明疼惜地想紧紧拥她。如果此刻不是在办公室的话——龙涛明压下心底的冲动,走过去用双手帮韩小倩轻轻抹去滑落至脸颊的泪水……

中午时分,龙涛明正准备走出办公室到机关饭堂用餐,未等他步出门口,一阵电话铃声又把他叫了回头。这通电话来自市政府副秘书长邵泳:“龙厂长,您好!明天晚上梁市长在市政府招待所接待杰出美籍华人寒雪女士一行,请您一起参加。”龙涛明嘴上爽快应好,脑海里却浮现诸多疑问:寒雪什么时候成了“杰出美籍华人”?她不是说专程飞来找我的吗?怎么会由梁市长亲自接待?而且还是接待“寒雪女士一行”,难道她不是独自回来的?——对于“神秘回归”的寒雪,龙涛明内心是抗拒的。

“唉,本来这几天就忙得不可开交,明

当热闹。龙涛明指引小张慢慢把车开到江华家门口侧旁停靠好。下车前,龙涛明从原本准备给母亲的五千元里抽出一半,揣在口袋。

当龙涛明左手提着酒右手拎着鸡,敲开虚掩的大门时,江炳炬手里把玩着几颗被“吃掉”了的棋子前来开门。“哎呀,原来是龙厂长驾驾光临,请进请进!”一见是龙涛明,江炳炬脸露惊喜之色,边高声欢迎,边引龙涛明往院子里走。

行至院子中央,江炳炬向龙涛明介绍了刚才同他下象棋的那位邻居大爷,然后朝厨房的方向喊道:“江华妈,快出来见见贵客!”闻声,身材略显圆润的江华妈从厨房走了出来。龙涛明笑意盈盈地向她问好,并将大肥鸡送到她手上。

乍见龙涛明这位“不速之客”,三位老人家既意外又激动,同时也显得有些拘谨。除了说“谢谢”“快坐”,一时不知该与龙涛明聊些什么。深知他们憨厚朴实,不会讲场面话,龙涛明也不绕圈子,直接表明来意——虽然是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伯父伯母,江华春节前工作很忙,便叫我替他回来看看你们,向你们问好!二老有什么话要对江华说的,我回去后转告他。”

江华妈的第一反应是连连摆手表示:“没有话说,没有话说。”龙涛明转而看向江华妈。江华妈则双手拧着挂在身前的围裙,先看了丈夫一眼才小声说:“麻烦您帮我们问问江华,春节放假了如果有时间,可不可以带两个孙女回来住一天?”

预估江华的伤势还需住院一阵子,龙涛明不想给了二老希望又让他们失望,便只能继续撒谎:“伯母呀,真不巧,我已安排了江华在春节期间出差。”听到这个理由,江华妈强忍失望,脸上挤出苦笑:“没关系,没关系,工作为重。”

一旁的江炳炬也搭话道:“当然听领导安排,也请领导让江华安心工作,我们在家都好。”说完便催江华妈回厨房去快炒几道菜来招待龙涛明,并示意邻居大爷把象棋盘收起来。

拉着龙涛明坐下,江炳炬边打开一瓶九江双蒸,边畅快地说:“涛明呀,今晚是小年夜,我们爷俩痛快快喝一场!”

龙涛明留下两天同江炳炬喝酒吗?他是否能按计划赶回水塘农场?请看第三十八章。